

## 百岁南通媳妇的爱情往事

## ——潘学静和徐天从的姻缘

◎刘卫锋



▲徐天从、潘学静和弟弟、弟媳合影(1936年)

▶徐天从书赠潘学静

古閣一枝梅久被園林  
鎮滿遠山不怕寒山共  
春相照有誰知記契  
深誰可獨自風流燭自省  
歲月未尋我書贈  
春深誰知記契

了5个好儿女!"

文字有情,书以达意。潘学静《九十年的回忆》一书所附徐天从的书法作品有几页特别有意思,传递出两人琴瑟和鸣的情韵。一页抄录有杜牧三首绝句的书法作品落款这样写道:“写小杜截句三首便静子临摹。”这是徐天从写于1941年8月9日的一页书法,堪为特别的“课徒”稿了。其时,他们应华侨教育家李春鸣之邀,离开岌岌可危的新加坡,在雅加达综合性华人学校中华中学工作。这“静子”的昵称多么温婉,充满了怜爱。它始于何时?又在徐天从的生命中寄托着多少的爱与痛?

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2月起身陷囹圄的徐天从在狱中回忆往事,把曾吟诵之诗忆写于巴掌大的自订草纸本上,题为《寤父自书诗稿》,其中有《洗却》一诗:洗却衫裳几斛尘,而今泉壑寄闲身。漫看帘外千峰绿,小阁晴风正醉人。这是他回忆10年前的1950年初夏,在时代翻覆的短暂平静中,他和潘学静在杭州游孤山所得的诗句。在他看来,这首两人同赏山景的诗韵味清长。10年后的夜雨秋灯下,他又想起了这首诗,并提笔记录下来,觉得可略见当年情味。与其说是诗歌伴他度过狱中难挨的日子,不如说是曾经的美好支撑着他战胜孤独,憧憬自由。

1961年的一个秋天,入狱3年的徐天从忽然在夜间醒来,想着他的静子此时正独自一人抚养儿女,充满艰辛,不禁悲从中来,提笔写下令人肠断的《念静子》:枕上感凉彫,幽衷向谁说。儿女渐长成,汝鬓有霜雪。从余万里游,归来灾未绝。负汝知多少,愿汝长欢悦。羨彼林中鸟,犹得安巢穴。何时共清夜,共踏路边月。

此时,距1933年他到天津与潘学静见面,道一声“静子,你长大了”的问候,已经28年。

江亭时,徐天从已是气喘吁吁,但精神状态已非复泥泞中时,他赋诗一首,生出了“远向江天一长啸,长空又送好风来”的豪情。

1984年7月20日,徐天从因病去世。在心碎的夜晚,学生时代缘于诗歌和徐天从结缘一生的潘学静,再次以诗抒怀,倾诉衷肠,内有诗句如斯——

时间在什么时候静止/在五十多年结伴的日子里

让我在那一朵浪花里/捕捉到你的身影  
我希望再看见你/在时间的长河里  
静悄悄/只有我和你/我的眼泪和你的沉默  
在茫茫天地间/从来没有过的孤寂

百岁老人潘学静老师2016年去世,生于1916年的她从2006年起,陆续写下旧事的回忆,后在儿女的协助下,为世人留下了私人史《九十年的回忆》。其子徐筑在序中说:“我们的家庭像一叶扁舟,始终颠簸于惊涛骇浪之上,却没有倾覆。很大的原因在于船上有一位舵手与风浪博弈,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善良、智慧、坚韧、美丽的东方女性。”

在这本联通着家国命运的书中,凝结着爱情、亲情、友情、教育情、民族情……其中的爱情尤为动人,令人感怀。

## 北国结缘:似曾相识复相知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的相遇充满了因缘际会。1930年,随母亲和哥嫂北迁的天津女师学生潘学静插班入读齐齐哈尔女子师范,在这里遇见了日后携手一生的老师——南通徐天从。

才华横溢、英俊潇洒、教艺卓异的文学老师徐天从令青春的潘学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奇特感觉,他们对诗歌的热爱让彼此心生好感。

关于这段经历,徐天从在后来的自述材料中这样写道:“一九三〇年,兼《民报》副刊编辑、考试委员,刊印《嫩江集》。在(齐齐哈尔)女师十四级任级任,遇潘学静,出‘女诗人专刊’。转为念感至上。”

随着交往的深入,他们之间一些美好的故事悄然发生,即使到了人生的暮年,潘学静依然记忆犹新。当年,她和同学们喜欢冰心和泰戈尔的诗。一天,潘学静在作文本里夹了一张小纸条,希望徐天从老师能够借她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第二天,老师给了她一本《飞鸟集》,书的扉页上有题词:

它伴了我二十年的光阴,随我走了几千里的路程;不记得在哪几页上洒过南普陀的清泉、夹过几片瘦西湖的荷叶,现在赠给静:博取些微笑和幽思吧!

同学们都很羡慕。其时,女生们都不知道徐老师多大年龄,常常猜想。一次,潘学静鼓起勇气问:“徐老师,你度过了多少春天呢?”徐老师回答:“我度过了廿九个春天。”然后停了片刻说:“可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春天。”回答是轻轻的,却令潘学静的心怦然一动。

若干年后,潘学静在回忆录中表示:也许是那个时候,两人的心相互靠拢了。

美好的日子被九一八事变打断了。1931年年底,潘学静全家逃亡回到天津。徐天从也化装成贫民,取道大连去厦门集美中学任教。从此,两人书信不断,互诉衷肠。徐天从后来有诗记之——

香笺夜夜诉离衷,刻骨相思万里同。  
此境至今常入梦,桂林明月鹭江风。

1933年,徐天从到天津,潘学静邀同学金凌志陪着去见徐天从。那天,潘学静穿着一件淡土林蓝的布旗袍,与在齐齐哈尔时那个童花头、身着淡蓝上衣黑裙校服的女生的气质有些不同了,见面之后,徐天从很深情地说:“静子,你长大了!”这一声“静子”里藏着多少爱的思念和见面后的欢愉啊。这一声“静子”也坚定了潘学静一生托付的决心。

1935年2月,徐天从受聘于山西大学教育学院。这年暑期,潘学静从天津女师毕业,为了心中的爱,她离家独自赴太原与徐天从相会。在太原的深巷里,她研墨,他写字;他作诗,她吟诵,那年冬日的诗歌描绘着两人在一起的美好情境:并州烟雨画图中,直觉春花满树红。奇境谁知深巷里,千年连理有双松。

## 万里从游:辛苦投荒岁月多

次年,他们应聘赴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开启了11年的海外生活。其间,既有和平时期的稳定,也有赴法求学的波折,更有二战烽火的流离。吸引我的,不仅有他们和徐悲鸿等名流的交往,更有他们之间充满爱意的那些细微之处。

如果把凝结着甜蜜爱意的物件称为爱物的话,徐潘两人的爱物足够浪漫。历经磨难,这些爱物有的也许已经无可奈何地失去,有的还幸存于世间,但曾经的存在永远感动着所有珍重人情之美的人。

不知是不是受发绣的启发,他们用彼此的头发记录爱情。两人将每年的五月十四日定为结发节,这一天是徐天从从东北到集美后收到潘学静来信的纪念日。为此,他们用特殊的仪式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那就是,每年此日的清晨,各自剪下一绺头发,在布面上编织一棵树,从根部织向树冠,最终完成一幅画。在两人的想象里,到两人年老时,属于两人的这棵树将是黑黑的树干,花白色繁茂的树冠,其间小鸟鸣叫,那是两人爱情的结晶——孩子们。可惜的是,这棵充满创意的爱情见证之树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反右”斗争中因徐天从身陷囹圄被迫中止。有形的发编之画虽然没能最终完成,但两人历经苦难相伴一生的结局却谱写了一曲令人刻骨铭心的爱情颂歌。对此,潘学静少女时期的密友、天津生活期间为她和徐天从两人传信的金凌志晚年在同学相聚时由衷地感叹:“你和天从好哟,这么艰苦,你们不离不弃,还培养

## 再回通城:昔日儿童今白首

1968年,徐天从出狱。1970年,潘学静下放海门农村,徐天从也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此时,他的静子已经54岁,而他自己也67岁了。

1979年,徐天从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平反,他恢复工资待遇,并办理回城、退休。潘学静也退休回城。1980年,徐天从“反革命”的刑事判决书被撤销,随后,担任南通市第四届政协委员。

苦尽甘来,两人却已步入人生的暮年。回到南通城后,一次,他们登上狼山,到达望